

永远的“劳动者”

□陈晔

“劳动者”这个词铁扬先生用过。放在王律的身上也合适：他的产量之多，涉猎之广，活动之勤，硕果之茂，都是“劳动者”的佐证。他的作品和工作室是“跨界”“多元化”的，这也是他和他工作室的特色。别人“专”，他却“五彩缤纷”。

在省会几十家文化工作室中，只有他是唯一被命名为跨门类的“文艺评论家、收藏家”两栖工作室。

劳动者是“国之大者”

他是省会文艺界的“劳动者”。作为劳动者，他的身上既有几十年如一日的春耕秋收，又有孜孜不倦的创新与探索，在探索中创新，在继承中弘扬。

“我的工作室展厅最小也最大！”

在纪念《团结就是力量》诞生80周年红色教育宣传活动中，“室主”王律对我说。

我们相识二十多年，知根知底，他的话我信！

走了省会几家工作室，王律的名家工作室最大，不仅面积大，而且极其丰富，积其大成。“大”不仅仅体现在面积、形式，还在于其精神和涉猎内容，大是有宽度和广度高度。

说“最小”，是与其他文博展馆比，红色印记展厅不足200平米，当然最小，但大家参观后有一个感觉：就是用最小的场地、最短的时间可以看到省会最多的红色亮点，这岂不又是“最大”？

“我的工作室藏品最多也最少！”

在领着我参观了工作室后，他又冒出一句。

我知道，这里摆出来的仅仅是其“多”中的一小一小部分，还有更多在“金屋藏娇”，限于场地还在“深藏”。说不定哪一天，他又会倾囊而出。他热情和热心，只要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文化传承，一高兴就“合盘端出”。

他说的“最少”，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含义，那就是二十多年来，他把众多藏品先后捐赠给全国几十座红色纪念馆、博物馆、档案馆，单西柏坡就前后六次赠送数十件各个历史时期藏品。他留在自己手上的东西越来越少，但他觉得让社会分享才是“最多”！

我喜欢这样的性格，这样的人！这样的“劳动者”，有本职工作，还要本着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担当，利用八小时之外多去“劳动”，像农民，不比农民更像农民；像工厂里的工匠，不比工匠还工匠！多年来，这些“编外”“劳动”让他早生华发，头上有了为梦想而留下的珍贵之“阳春白雪”。

和他在一起，能开怀一笑，笑得开，笑得不藏不掖，还能在轻松中获得知识、趣味和意义。

这是我多年和王律打交道留下的印象。

“不讲究”的“劳动者”

为名家工作室“画像”，除了指定，我“自选”了王律。

他的“名”是名副其实的，即使没有工作室这个平台。他也闲不住，身上像安了转轴。别人不找他，他也会主动去“找事儿”：从业几十年的新闻敏感性使得他更敏感更善捕捉。他的脑子里总有一张“脉络图”，知道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事，提前

很长时间就去谋划。

按说名人“讲究”，他却“不讲究”：偌大名人，穿衣随随便便，拎个普通却又高深、不符合其名家身份的布兜兜，毫不在意地极其不讲究似的挎在肩上，在省会很少有知识分子这样挎包儿。一般知识分子都整个皮包夹腋下。他包里永远鼓鼓囊囊，不知何物，见了你，变戏法儿似的，从兜里摸出一本新出的书，要不就是年历或史料，给人“大年的温馨”。

衣着上看似“不讲究”，其实他穿的是老式布衣和褪色旧鞋。有复古之风，追求的是自然之韵，太板板正正了，不适合行走。他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！他收藏是需要资金的，这里“不讲究”，是用在了“刀刀上”。

同样居石家庄，他三天两头就能有一本新作。在报刊也常有大作如雷电频闪，抓人的眼球……

在石家庄大剧院名家工作室陈列的荣誉证书、奖杯、著作就是他“可爱的成果”。

相识二十多年，他“名声”在外，这“名声”不单是报人，还有文物鉴赏、诗词书法、红色教育、评论研究等都在涉猎；他的“大”还体现在嗓音大，个子不高，但声音高亢如铁淬了火，气可冲天。在古玩市场，隔老远就听见他特有的声音在和摊主谈价，听声音，就知道他也来了……

市文联成立五十周年有一场汇报演出，我们四位作家台上诵读，他则是独当一面，一个人整“单口相声”，一个人身穿红色唐装讲述“石家庄故事”，口吐莲花，声震屋宇，惹得满堂彩……

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，他年年牵头组织省会文艺界座谈会，十多年来成立12个少先队“国歌中队”，担任石家庄市几十所学校校外辅导员，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和红色历史，给小学生讲，给中学生讲，给大学生讲，给老年人讲，在燕赵讲坛讲，现在更是在石家庄大剧院名家工作室讲，面对的是省会市民……

他如一粒文化星星之火，在省会城市人文空间中，用个人之光串起历史、过去、昨天、现在和未来……

收藏“劳动者”

王律职业为报人，当过一线记者，编过副刊，当过部门主任，记不清有多少次

担负重要采访任务，完成了省市、历届报社领导交给的采写任务。

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那本“红色报人”文集。此书一出，送来了本土的史学专家王律，从阅读本书的那一刻开始理解和了解王律。省会因为有了他，很多的历史得以留下，安娥的故事就是在他笔下得以记录。

他牵头编写了《石家庄文艺通史》，让省会有了自己的文艺通史。

王律在精主业的同时，业余时间用来做学问，成了生活中的“有心人”。在史学、文学、艺术、收藏等等各领域卓有建树。他获得“感动省城的十大人物”等几十个全国省市荣誉。

他是热情热心的劳动者王律，爱张罗，人脉广，记忆好，经过他有些事情“办成了”：沙飞铜像树起，白毛女陈列馆建成，“国歌教育馆”开馆，解放区年画展出，《战地木刻》发现，最早正大饭店影像收藏，人民币诞生地保护，华北大学校史出版，燕赵诗社恢复成立，百年国剧社重新

的调子。我想它们也会有饿肚子、被驱逐的时候，但对生活永远不离开不弃，永远抱团欢歌，像极了奔忙打拚的我们。有时，还不如它们。

刷到一段视频，又听到了尘封记忆近三十年的鸟叫，并附有这些精灵在树上唱歌的视频及名字，着实令我欣喜。那似是大杜鹃、四声杜鹃、噪鹛、鹰鹞、珠颈斑鸠它们，专门为我唱响的一生不变的恋乡之歌。想这歌声太久了！只一声就要落泪，秒回村里度过的童年。

从小，我就爱仰头听树上鸟的歌唱，并窥视它们优雅、闲适的情影，羡慕它们有双善飞的翅膀，能飞到枝头看到更远的天地；羡慕它们有副嘹亮的好嗓，能用动听的歌声赢得众人注目。故而，但凡听到鸟在树上唱歌，我都要驻足静听，竟想要变成一只鸟。

我就学爬树，“噌噌”爬上树梢，攀着树枝，边摘果子边亮一嗓子。结果，惊飞了旁边树上的鸟。是我唱得太难听？树下小伙伴捂耳的举动、鄙夷的神情，似是最好的评判，我只好美味的苹果、桃李、桑葚来弥补我对他们的“伤害”。鸟又回到枝头，乐呵呵望着我们。

论高飞，论唱歌，我是比不过鸟的，但我常爬上山顶老树的枝头，体验望远的乐趣。那连绵起伏的群山、银白如练的溪流、蜿蜒出山的公路、田野劳作的人们，还



挂牌……

以个人之坚持和韧劲，促成很多的事。

诗词“劳动者”

王律爱诗，是发自骨子。他的诗词产量年年五六百首，有两年还接连突破千首。

他工作室另一内容是弘扬中华诗词。王律文学创作，也以诗词赋见长，随口而来，快速成诗，随写随诵。他以工作室为桥，将省、市诗词协会与省市评论家协会及晋察冀文艺研究联系在一起，书法、戏曲等多种文化有机交融。他多次举办诗词活动直播和五四青春诗会、六一儿歌、清明端午等主题诗歌诵读活动。

熟悉王律的人知道，他以前从来不用智能手机，没有微信和QQ，多年用的是按键式手机。也许是忙，也许是为自己不去碰网，把珍贵的时间用在工作室和创作上。有了工作室，需要对外联系多了，需要传送的资料也多。他才“跟上节奏”，让爱人给买了智能手机。

他在诗歌领域耕耘，古体诗词、骈文辞赋、现代新诗、儿歌童谣等多种形式并驱讴歌时代，传播红色文化及中华文化，出版有诗词作品集多部。

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、注重继承民族传统、弘扬古老诗词艺术、坚持文化自信和古为今用、新旧融合的创作手法。

传承红色文化“劳动者”

石家庄是北方“戏窝”。

正定是元曲诞生地。石家庄丝弦曾经进京演出，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。王律是戏曲爱好者也是戏曲文化研究专家和学者。戏曲文化也是他的研究对象。红色历史研究中，他没有忽略晋察冀戏剧文化，他的藏书中有戏剧。当名家工作室成立需要场地时，石家庄大剧院敞开了大门。

工作室成立，对他有了更固定活动阵地。他推出戏剧展等一系列活动，平均每周举办一次活动，多时两三次，涉及人员上万人次。省外艺术家来省会交流，也会到王律工作室参观。

工作室建有“石家庄红色印记收藏展厅”，展示省会红色热土涌现出革命旧址、英雄人物、文艺经典等百个红色印记。开展后，接待省会十余所高校和中小学师生及中国人民大学和保定、衡水、邢台等地宣传部和文博单位专家领导。

王律的工作室犹如一个小图书馆，数千册图书供市民免费阅读，举办“冀版书刊系列收藏展”，石家庄市图书馆授予首批“馆外读者服务点”，河北师大、传媒学院、铁道大学等多所高校定为红色研学、素质教育基地。

这些书都是他省吃俭用买来的，他

“不讲究”穿衣打扮，其实是省下钱买了书和资料，他的工资很多用在买书购资料。他怀抱一颗爱心，捐款一次也落不下，只要听说定要捐钱。

受他影响，爱人和孩子也成红色历史和中华传统文化传播者。

工作室成立后，他走进学校、社区、农村、警营举办红色主题活动，讲红色故事，举办解放区年画展。在惠民书市，工作室率带着省会六支英雄中队少先队员现场红色诵读，传承红色基因，播撒爱国主义教育的种子……

行走的“劳动者”

工作室长了“脚”，走出去传播红色文化，平山、行唐、阜平、邢台、最远到保定山西。晋察冀燕赵诗社复社是他工作室成立以后浓墨重彩一笔。

晋察冀边区“燕赵诗社”，于1943年1月15日在阜平县温塘村召开的第一届边区会议上成立。由聂荣臻、宋劭文等发起，成仿吾、田间等著名诗人、学者参加。诗社以“昂扬士气，激励民心，以燕赵之诗歌，作三军之号角”为宗旨，在晋察冀边区产生广泛影响。

王律执笔撰《燕赵诗社复社缘起》（仿邓拓《燕赵诗社缘起》），为当代诗坛留下佳话：“自古幽燕，群雄并起，感慨悲歌，千秋不绝。方今烽烟已逝，山河无恙，东方既白，国运中兴。志士君子，聚诵首垣，追怀八秩，愈慕前贤，定复社之大计，期会盟于脂岸。正谓盛世传薪，夙缘殊胜，诚宜砥砺士气，激昂人心，以燕赵之风骨，作吟坛之旗号。为此复建诗社，邀集酬唱，所望京华耆宿，太行游子，秉笔逐梦，共襄斯举！”

在乌兰，组织“燕赵诗社”活动，女儿跟来了，参观中，她女儿用手机给别人拍照，热情劲儿很像他，走了一会儿，女儿嘟起小嘴，告诉我对他爸爸的“不满”：“就知道忙！答应的事常做不到！”

忙，是他的事情太多！“做不到”肯定是对孩子和家人缺少陪伴！

名家多有号，他的号为“石邑山人”，“石邑”为中山国四古城之一，是石家庄发蒙之名，而山是来自中山国和太行山，山人是山顶和高原高峰上的人，是追求学问的山高水长，也是文化的标准艺术的标高吧。

文化无声胜有声，会像春雨一样濡染大地……

王律觉得这样的“劳动”值！

于他，劳动者其实更是服务者，他的所有“劳动”，从工作、爱好及工作室都是在为社会、为文化、为历史、为人民服务，他的工作室更是服务市民的阵地和窗口！他要做永远的“劳动者”。

有远远的那泓水库，以及更远的世界，皆在视野之下。我骑在树上，唱着心底欢快、向远的歌：从少年到中年，从山里到山外，从农村到城市，我一直思念那棵树，时常“飞回”树梢，向远而歌。

唱啥，都不记得了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一直如鸟一般，心中有歌，脚下有根。虽乘着歌声的翅膀不停飞翔，但飞得再远、再久，也始终未曾忘记深扎故土之上的大树，未曾忘记我的来处。哪怕老到羽毛稀疏、脱落，老到飞不动了，也定会停止歌唱，更愿意骑在那棵老树枝头，唱完最后一个音符，轻轻地如枯叶飘零，那就算没白来人间走过这一遭。

我也是在一路且行且歌中，渐渐听懂了枝头鸟的歌声里的滋味。也更懂得，这滋味，不正是我，我们人间滋味的一种投射吗？鸟的鸣叫，其实只是它们生命里应有的单纯的鸣叫罢了，哪有什么歌？哪有什么喜怒哀乐各种滋味？与其说听懂了鸟的歌，不如说是听懂了我们自己。在悦耳婉转、此起彼伏的林间鸟语中，安坐在老院阳光里的父母，以及公园长椅上如父母这般年迈的老人身上，那种令人艳羡的波澜不惊、不动声色，更让我坚信了这一点。

懂得了这一点，我便多了些坦然与淡然。什么燕子、布谷、喜鹊、乌鸦、麻雀，还是其它什么熟悉的、陌生的鸟，它们只管鸣叫，只管歌唱，也断不会为人间的悲喜而歌。我是我，鸟是鸟；我做我的，鸟唱鸟的。彼此遇见、共处，彼此看见、不扰，便是人间最美好、最诗意的风景。若有缘将心投于鸟，与鸟一起在树上唱歌，那不得不说是一段人鸟相契的佳话了。

随笔

没有一株麦子不爱春天

□米丽宏

每每春近，人们就会说，春江水暖鸭先知；其实，北方的田野里，对春最敏感的，当属经冬的麦苗了。风气稍一变暖，苍绿的麦田便像浮起一层春水，质地水灵了，颜色也悄悄换新。

也许历尽酷寒，才懂春天的可贵。麦苗子一接收到春讯，便迅速掀开残冰，努力拱起身子，向着阳光舒展了第一枚蜷缩的叶子。

细长的叶子打开，打开，等两三场雨飘过，麦田里新绿就完全接管了老绿。绿色没住了老绿的背脊；鸟儿按下翅膀，在空悄悄做窝，孵蛋，育雏。麦苗子屏蔽了外界的打扰，鸟儿信任这个隐秘的世界。

麦垄已是下不去脚了。要进去，得以脚尖儿试探着分开麦叶，再踩下去蹬水般前行。此时的麦子，叶鞘伸长，麦叶向上伸展，硬硬的麦秆儿刚显雏形，新生娃娃般，谁舍得下脚去踩呢。

有时往麦垄深处走，前方忽然“嘎啦啦”斜飞出一只黑鸟儿，人也惊一跳。嘿，老母鸡呀！人们形容麦苗长势时，爱说“麦垄里藏住老母鸡了”，这黑厮就是老鸡。这些懒鸟儿，不去枝上做巢，却以麦叶为遮蔽——在麦垄里铺垫上碎草羽毛，做窝，孵蛋，育雏，不声不响过生活。

起风了。整片麦田开始奔跑起来，麦浪起伏，生出了碧海滔天的气势。站在田头，好像站在春天开来的大船上，有一种晃晃悠悠的眩晕感。这时候，你就真切感觉春天啊——果真是流水大船，是踏踏实实往前推进的。闪亮的阳光和翻涌的波浪，照亮了一些心情，掩埋了一些往事，也催生着新鲜的力量。

观望麦海跟跟上赏花，心情多有不同。相同的是，你的心里都有一种力在鼓动，像种子忽然挤破外壳萌了芽；不同的是，看花时，心气是温柔上浮的；而在麦田边，你忽然就沉静下来，生出了一种豪迈的意气，你会觉得心胸一下子拓宽了，像麦田那般盛得下风雨阳光以及倒春寒。

你嗅到了麦叶略带腥甜的鲜香，听到了风过麦田的“唰唰”，想到了“含风宿麦”那春意饱满的诗歌：“春雨初晴水拍堤，村南村北鸭鸭啼。含风宿麦青相接，刺水柔秧绿未齐。”这首诗的作者是方岳，一个祖籍徽州祁门、出仕也在南方的标准南方人，笔下自然是南方之春。可以推想，他所在的南宋，小麦已南渡长江。江南春的版图里，宿麦偶尔一并分布于稻田之间。鸪鹑鸟“果果果”的鸣声，是南北共享的春日天籁。

在北方，第一声布谷啼，也总是从无边麦野的翠幕里传出来，蘸着麦色，声声滴漏般报告着春天的进程。

暮春风多，有时鸟声被刮得七零八乱；麦苗很兴奋，接着风，婆娑起舞，舞成一首壮观的排律。风骚又整饬，低调又昂扬。一波儿一波儿的麦浪，从脚下次序推进，跑向远处。

一直跑向谷雨时节。

那时，大门楼下常常坐着老祖母，手里剥着豆子、花生，或做着零碎的活计。她的目光常常望向不远处的青绿麦地。

门外是雨，雨中天青色包裹的沉绿，绿中窸窣窸窣、嘈嘈切切、絮絮叨叨，是雨落，是风吹。雨气和麦青混合的气味，扑过来，让人晕沉沉，让村庄晕沉沉。

祖母喃喃说：谷雨麦挑旗儿，立夏麦头齐。麦子的道儿还远着哪！

然而，雨停日出，麦地在渐变，绿尖儿上挺出一层鹅黄，黄浅浅，像毛茸茸的小鸡。我跟着祖母去地边给小鸡采地米菜，见一地的麦子，有的点头，有的摇头，像做团体操。

风，更暖了些，不大不小地吹拂着，除了风和鸟，田野里很静。深深浅浅的青绿，由地上乱到了树上。树叶日浓日密，叶底鸟鸣三两声，遛远，疏朗，安逸，清凉。油菜棵子上，青豆荚一串串，露出籽实初成的行迹。

祖母挑几支麦穗，揉一揉，择去麦芒，吹去颖壳，掌心里剩下青青如玉的麦粒。我放在嘴里一嚼，唉，只是一汪水儿呢，黏黏的、乳白的。

祖母说：有骨头不愁长肉哩。麦籽儿把架子搭好了，就等灌浆了。

这些曾被困在冬天里的绿精灵，如今正悄悄蓄势，为一穗收成而努力。从根须到麦秆到穗子，乳白的浆液日夜奔涌，仿佛要将整个冬季和春季的月光都酿成。

没有一株麦子不爱春天，也没有一株麦子不用尽全力，去成就一个平凡而伟大的自己。

繁星

不一样的春天

□刘书振

在路边
在凉风吹过的地方
紫玉兰
以高贵的冷艳
在暖融融的目光中
悄然地舒展
引来采撷的蜜蜂
引来蝴蝶翩翩

我想以蓝天为底
给紫玉兰拍一张特写的照片
无奈树枝太多太凌乱
紫玉兰
只有在梦中
给我一个不一样的春天